

红土地的

曙光

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解放江西
功垂千古
古造設江
西造福萬
代

白棟材

一九五九年十月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白棟材題詞

努力办好历史纪实
为祖国建设和
一服务。

吴平
九六二六

江西省政协主席吴平题词

以实际建设成就
感谢为解放江西
作出贡献的人们

赵增益

元月

中共江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赵增益题词

如朝霞，如卿雲
絢爛多彩迎日出。

傅和田

原江西省委书记傅雨田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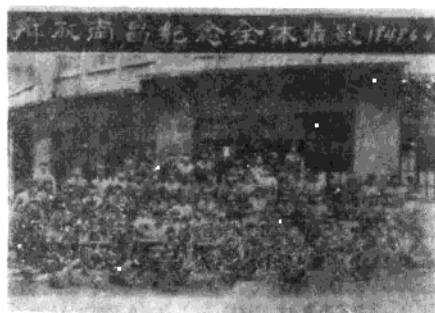


南昌于1949年5月22日宣告解放。解放军在市内作宣传。

（南昌市档案馆供稿）

下图：进入南昌城后，解放军合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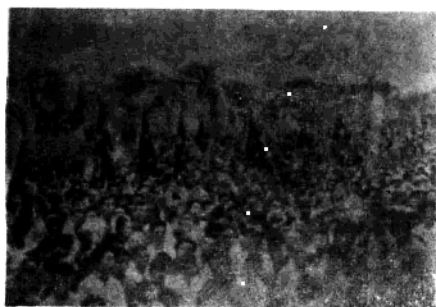
（南昌市档案馆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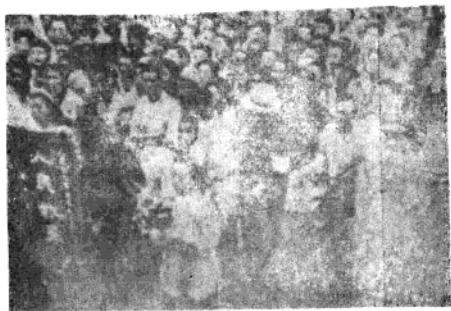
解放军进入南昌城

(南昌市档案馆供稿)



南昌人民集会欢呼解放

(南昌市档案馆供稿)



南昌人民向解放军献花旧锦旗 (南昌市档案馆供稿)



江西省人民政府公路局支前抢修队所得锦旗 (陈文林 提供)

BA42/16

目 录

南下纪行·····	方志纯(1)
北平南下来江西·····	胡德兰(17)
难忘的岁月	
——景德镇市解放初期回忆·····	陈璞如(20)
在接管贵溪的日子里·····	张玉环(25)
风卷残云 千里歼敌	
——刘邓大军渡江后乘胜进军浙赣线·····	朱火金(28)
解放玉山城·····	王巨胜(33)
强渡抚河 解放南昌·····	周学义(36)
陈赓将军与南昌解放前后·····	史 林(42)
军民携手过大江	
——回忆解放九江·····	马启春(50)
赣南最后一役·····	贺晋年(53)
多打胜仗 迎接大军 解放赣南·····	
——回忆赣州西南部的解放·····	刘建华(60)
南下片断回忆·····	刘毓华(67)
回忆接管波阳·····	张悦斋等(73)
九江解放时的军管会工作·····	王培元(83)
武宁解放的经过·····	聂 钟(96)
我任中共赣州市委书记的时候·····	袁功廷(100)
赣州市人民政府的创建·····	朱 轮(107)
团结斗争 迎接解放	

——解放前后南昌学生运动的回忆	杨小春(113)
解放前夕中正大学学生运动的片断回忆	聂兆霖(123)
东方欲晓	

——战斗在豫章中学的日日夜夜	戴佳臻(128)
----------------------	----------

江西民盟组织迎接解放活动纪略	李 柱(137)
九江和庐山解放的回忆	许杰夫(143)
解放前夕我参加民革活动的片断回忆	熊克励(153)
和平解放丰城纪实	朱宗福(157)
南昌市工商界迎接解放概况	张修锡(166)
组织旧政府员工互助会迎接解放	周效之(168)
解放前夕的《天下报》	王克浪(179)

江西省支前司令部工作回忆	赖绍尧(183)
参加支前抢修公路的片断回忆	张天佑(193)
公路员工迎解放 护车护厂勇支前	傅凤翔(196)
景德镇市解放初期瓷业生产的恢复	朱 农(198)
帮助解放军渡江的回忆	封泽龙(201)
九江港的护港斗争	秦 桦(205)
保卫南昌水电厂 勇斗顽敌迎解放	谈妙根(208)
抢救江西广播电台和江西民国日报器材经过	梁强民(212)
保护南昌机场飞机设备的经过	喻 松(213)
萍乡护矿斗争纪实	胡效铨(217)

我在一九四九年	沈翰卿(228)
乐平解放见闻	汪品三(231)
解放前后之我闻	宋煥臣(244)

九江自卫总队投靠人民始末	孔祥华 肖诗龙 鲁德其(247)
--------------------	------------------

我策反王豪起义·····	于宪文(252)
我选择了光明道路·····	吴幼元(254)
生命史上崭新的一页	
— 记我的起义经过·····	吴芝轩(259)
我在万年县解放前后·····	施新华(264)
云山乡起义的回忆·····	谢克壮(269)
严惩杀人魔王肖家璧·····	高 田(276)
活捉惯匪胡开元·····	吕维昌(281)
“九路军”始末·····	余 仁(287)

南下纪行

方志纯

忘记我们共和国创建的历史，
就意味着背叛。

——题记

一、西山一席话

北京城西郊，有一座美丽而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山——西山。

一九四九年六月的一天下午，我从中央社会部机关驻地——北京西郊青龙桥一带的东北义园，乘坐吉普车，直驶西山。

这里，树木葱茏，景色优美。听人们说，到了秋天，风吹霜打，层林尽染，漫山红遍，蔚为壮观！不知多少年之后，我曾趁着秋光，来到这里，看到的确是这一番迷人景象。怪不得陈毅同志诗兴大发，一泻胸臆：“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我的心情有些紧张，情绪有些激动。因为，我马上就要见到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了。诚然，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常接触到毛主席，见毛主席对我来说并非难事，但是，每次见到毛主席，难免有些紧张和激动。今天，我的心情却有些异样，有些难以抑制，因为这是我即将离开中央机关，向毛主席去辞行啊！以后，就不知要隔多久才能见到他……

我知道，决定我到南方去工作，这是三月份的事情。当时，我们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上，根据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

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它的作战部队仅剩一百多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为了解决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大量干部去工作的问题，提出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化为工作队的任务。根据这一精神，党中央机关立即组成了几个南下工作团，其中包括由我负责的，大约六七十人组成的南下江西工作团。

但是，当时没有立即向我发布南下的命令，我仍滞留在中央机关待命。因为，西柏坡会议之后，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到了北京。由于北京刚刚和平解放，傅作义的部队还在城里，敌人纷纷潜伏下来，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情况比较复杂，局势还不稳定，我们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卫戍司令部面临的任務相当繁杂，而我又是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卫戍司令部担任了一定职务的负责人。考虑到工作的需要，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副部长陈刚执意要把我留下，并请求中央暂时不要下达命令。

到了五六月间，华中局（后改为中南局）刚组建成立，当时华中局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催促中央，令我们迅即南下，以适应南方形势的需要。

中央接电后，遂命令我们立即南下，并任命我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民政厅厅长。在此情况下，几位部长也就只好再挽留了。

接到命令的几天来，我一直处于紧张、兴奋之中。我一面移交工作，一面抽空去拜访领导和同志们，向他们辞行。中央机关的一些单位，如中央社会部、中央警卫团、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等，见我们要南下了，纷纷为我们饯行。同志情深，依依不舍，互道珍重。革命熔炉这种纯真的情意，令人终生难忘。

该告别的都去告别了，该辞行的都去辞行了。

现在，还有敬爱的毛主席那里没有去。毛主席的工作那样忙，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但是，我又怎么能不辞而别呢？况且，从我所面临的新的工作任务来看，也有必要向毛主席请教，面

聆他的教诲……

路面颠颠簸波，吉普车摇摇晃晃，我沉缅在往事的回想之中。

穿过一片古松古柏遮天蔽日、郁郁葱葱的树林子，吉普车在一座四周清幽幽的房子面前嘎然而停。

我跳下车，朝门口走去。岗哨都是我们中央卫戍司令部的战士，大概都认识我，互相敬了个军礼之后，我便进去了。这时，正在等候的工作人员，把我引进了一间简朴的会客室。

“请坐，坐！”工作人员示意我在一张旧皮革沙发上落了座，然后说，“主席还在休息，你在这稍候一会。”

“好，好，别打扰他！”

我知道，这是毛主席的习惯了，白天休息，晚上彻夜工作，多少年来都是这样。

大约过了个把时辰，毛主席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用他那洪亮而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

“叫你久等了是吧？！”

见到毛主席走过来了，我顿时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连忙起身讷讷地说：“不，刚到的！”

毛主席一边用力握着我的手，一边招呼我：

“坐，坐！”

毛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很宝贵，我把想说的话浓缩了一下，便开门见山地说：

“主席，我们马上要走了，到南方去，今天……”

“哦，晓得，晓得……”

毛主席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我接着说：“今天，一是来向主席辞行，二是来向主席请教，请主席对我多提要求，多作指示。”

尽管毛主席跟我很熟，我仍显得有些拘谨。

“嗯……”毛主席沉吟了片刻，递给了我一支烟，同时又点燃

了他手中的烟，接着便说开了：“你马上到南方去，这很好嘛！革命嘛，过去我们是从南到北，现在又要从北到南。现在，形势不同罗！我们很快就要夺取全国胜利了！但是，我们可不能骄傲自满哟！要记住，夺取全国胜利，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说到这，毛主席的手往前有力地一劈，仿佛是在表示他的信心和决心。

接着，毛主席又说：“几十年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在农村。现在，已经开始转到了城市，这是在西柏坡会议上就宣布了的。”说到这里，毛主席的语调变得更严肃起来，“进城以后，可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千万不要被糖衣炮弹打中！”

“城市工作我不熟，我担心做不好！”我坦率地说。

“所以就要善于学习沙！什么工作都从不熟到熟，谁也不是天才。要下决心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城市工作复杂得很哟，但不要怕，要有信心……”

谈着谈着，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江西省委的主要组成人员身上。当时，陈正人、范式人、邵式平、陈奇涵、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率领的声势浩大的南下工作团，早已抵达江西，并开始了工作。中央决定，由这些负责同志再加上我，组成江西省委。

“江西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你都认识吗？”不等我回答，毛主席便换个地问：“陈正人你认识吗？”

“认识，1938年，中央派我们到苏联共产国际党校去学习，途经迪化，在那里等候苏联方面的通知。后来，我接到了通知，他不知为什么没有被批准，于是我们就这样分别了……”

“哦。”毛主席点了点头，又问：“范式人、杨尚奎呢？”

“不认识，我们没有共过事。”

毛主席吸了一口烟，又说：“邵大哥（式平）你是很熟的罗！”我点了点头。

这时，毛主席风趣而又严肃地说：“现在又是五湖四海罗，要

善于团结各方面、各个山头的同志一道工作。”笑了笑，又伸出一个食指指着我说：“你去了应该多做团结的工作嘞！”

夕阳西斜，青苍苍的远山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

谈话结束了，我眼含热泪告别毛主席，驱车赶回驻地机关。这时，我的心仿佛飞向了遥远的南国，飞向了可爱的故乡，但是，毛主席的谆谆教诲却依然萦绕心中。我陶醉在幸福之中。

二、秦淮秣战马

过了端午节，我们即从北京出发了。

临行前，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同志把我叫去，交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到天津站顺便把贺子珍和贺怡两姊妹带回江西去，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们的生活并妥善安排她们的工作。

列车很快进入天津站，按照组织上预先的安排，我们在站台上把在那里等候的贺氏姊妹接上了车。记得，当时在站台上送行的除了当地负责同志外，还有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即李敏）。

在南行的列车上，我们这些主要来自中央社会部、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等单位的六七十位干部战士，尽管彼此之间有的并不熟，但是却很快组成了一个欢乐的革命大家庭。大家无拘无束，亲密无间，车厢里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欢笑，不时地响起一阵阵歌声。俏皮的贺怡早已成了一位活跃分子，连时常带有几分忧郁神情的贺子珍，此刻脸上也漾起了笑容……

我倚在窗口，被广大解放区的欢乐景象所吸引。

“啊，受苦受难的人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我凝望原野，感慨万端，忘了吃饭，忘了时间的流逝……

列车铿锵飞奔，越过广袤的华北大平原，进入了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的秦淮大地、江南水乡，诗情画意涌上我心头，油然吟诵起少时读过的杜牧的那首《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人事更迭，兴衰如转烛。如今，那“江山相雄不相让，形势争夸天下壮”的古城南京，已经回到了人民手中，烟该散、雨该霁了吧？遐想间，极目远望，古城南京已出现在地平线上！

顿时，车厢里的空气更显得活跃了。有的同志说，我们钻了这么多年的山沟，到了南京可要好好开开眼界！毕竟是国民党的“首都”，是“大世界”，跟别的城市比起来肯定要繁华！就在这伙年轻人叽叽喳喳，欢呼雀跃间，列车已经停稳在浦口车站，一江之隔的南京城可望而不可及。等到那慢悠悠的轮船将列车一节一节地运过长江，大家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国民党的“首都”留下的这个不好的第一印象，怕是一辈子也忘不了！

南京站一下车，就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南京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同志还专门派人派车到车站接，大家很快又恢复了欢快的情绪。

把大家在招待所安顿好了之后，我便急匆匆前往南京军管会拜访刘伯承同志。我跟刘伯承同志早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他见我来了，非常高兴。连声说“欢迎，欢迎”，接着问：“怎么样，一路顺利吧？”

“顺利顺利，沿途解放区的群众看到我们可高兴呢！”接着，我简单地汇报了一下途中的情况。

刘伯承同志听了高兴地说：“那好，到南京了，多休息几天，到处去看看！”

“不行喽……”我显得有些焦急。

“为什么？”

“归心似箭哪！”

说完，我们俩相对而笑。笑完，我告诉刘伯承同志，中央给我们开了两张介绍信，一张是开往华东局的，一张是开往华中局的，不知是先到华东、到上海呢，还是先到华中、到武汉？刘伯承同志